二程語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程語錄

(二)

朱熹編輯

二程語錄卷之七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清氣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誠合。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

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彊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盡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翫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

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栰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栰。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卻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西方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慢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幷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技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二程語錄卷之八

遺書二先生語

師訓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天道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使是神。

天人無閒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愼

平康正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哉。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異類。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歷家有歲差法。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皆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人心不得有所繫。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剋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

閒。亦富有餘（一作亦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直與妄爾。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義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度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

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卻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

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閒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亥九月過汝所聞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人愼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順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二程語錄卷之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卽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麤。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麤。神則無精麤。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

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

自身卻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弊。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又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而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依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

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惟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

者心實不見若得見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麤欲言精微言多則愈麤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

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弊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於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賢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己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比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者。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漲。）

裏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卻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以・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卻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麤。從洒埽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止一理。雖洒埽應對。止看所以然者如何。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强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作且。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無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方言異服。尙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尙異也。尙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愼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一無此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

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卻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賸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字。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縲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

若幷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尙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由經窮理。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仇敵。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卽紊。唐之治道付之尙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善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麤。一袞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細縕陰陽之感。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陻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卻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

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纍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止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卽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輭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

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律歷之法。今亦麤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遺則是

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卻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止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止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止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愼。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止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祖。一有高字。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止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卽是祫。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卽

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卽字。）當言有事吉禘于莊公。止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止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于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惡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止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狷。止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祀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

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惟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二三矣。）則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一作爲。）世人之學。博聞强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時。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

二程語錄卷之十

遺書伊川先生語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仁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則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

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糶。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卻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糶。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止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者少。卽道不明也。

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閒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旣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閒。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

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幾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權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肉骨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止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止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卻無學者。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

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尙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旣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嘗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衞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二程語錄卷之十一

遺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卻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

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閒。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尙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

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己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卻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汎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卻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

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卻似說他人事。己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己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便那

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强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閒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閒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他自情性尙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强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

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尙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縶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簡蹊轍。及其造道一也。

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爲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卻無事。大意卻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

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因問王子眞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

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常言庵中坐・卻見庵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屛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屛。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屛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閒。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卻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卻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鐙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卻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卻自住。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己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卻爲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如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貓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縣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塋）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

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更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幷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辯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

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辯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荊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同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

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卻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樸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

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理。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晛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曰。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

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可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卽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

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相養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說便不是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慣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避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卻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

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衞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豫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讎。甚非禮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

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爲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之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極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以喪

祭則不如此矣。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縣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殀。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

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西方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卻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閒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閒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卻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卻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卻。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

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卻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息。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

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含包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卻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趙。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

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

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頭一倒。）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似義起。然亦是以爻也。爻變則義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

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

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尙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卻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

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思曰。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曰。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召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卻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存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

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

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縣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於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以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箸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辯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卻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問周禮有復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仇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衞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

經之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彊。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元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元。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元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元亦可。況一元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道。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尙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强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與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游。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疏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鎚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本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